倘湖樵書

偶湖樵書序

幼時讀野客叢書而好之遂效之〻作說麻十二卷以未能傳暫棄去既又爲雜記〻其耳目所見聞者亦不尠時傭書長河閘晉謁元浅先生聽先

生譚議每舉一事必挑根尋源窮詰
流末然後以漸互引依類比見今古
事與今事而貫穿之務々指其異同
而析其是否然且究轉關發左右旁
及條々然如說家人事如指驗官府
文讀如自訴肌膜而病癢如數壯貝

出聽之輒爲之爽然者累日而措乎余之游而不能盡聞其語者且二十年也今年夏在京師旅邸移讀先生所爲文竊嘆先生以如是之學何難舉所聞所識而編之誌之乃未幾而果以所著名樵書貽予論知予曾

而讀之一如當日所談議者書凡若
干編之若干卷分部類門目而任
取之類之牛一目之內臚其事之可
相發者鱗次櫛比凡夫見毛龍鮓集
兵共釋畢列其本于而相于畫變使
讀之者時而顧翻時而首肯時而心

閒而意釋時而舌橋然不能下時而低首決眥拱手蹻足夫作紙可行讀有千卷故張華讀書過三十車而其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左思窮搜討之力數遊十稔而其所為文不過三賦先生棄書重為三克物上下凡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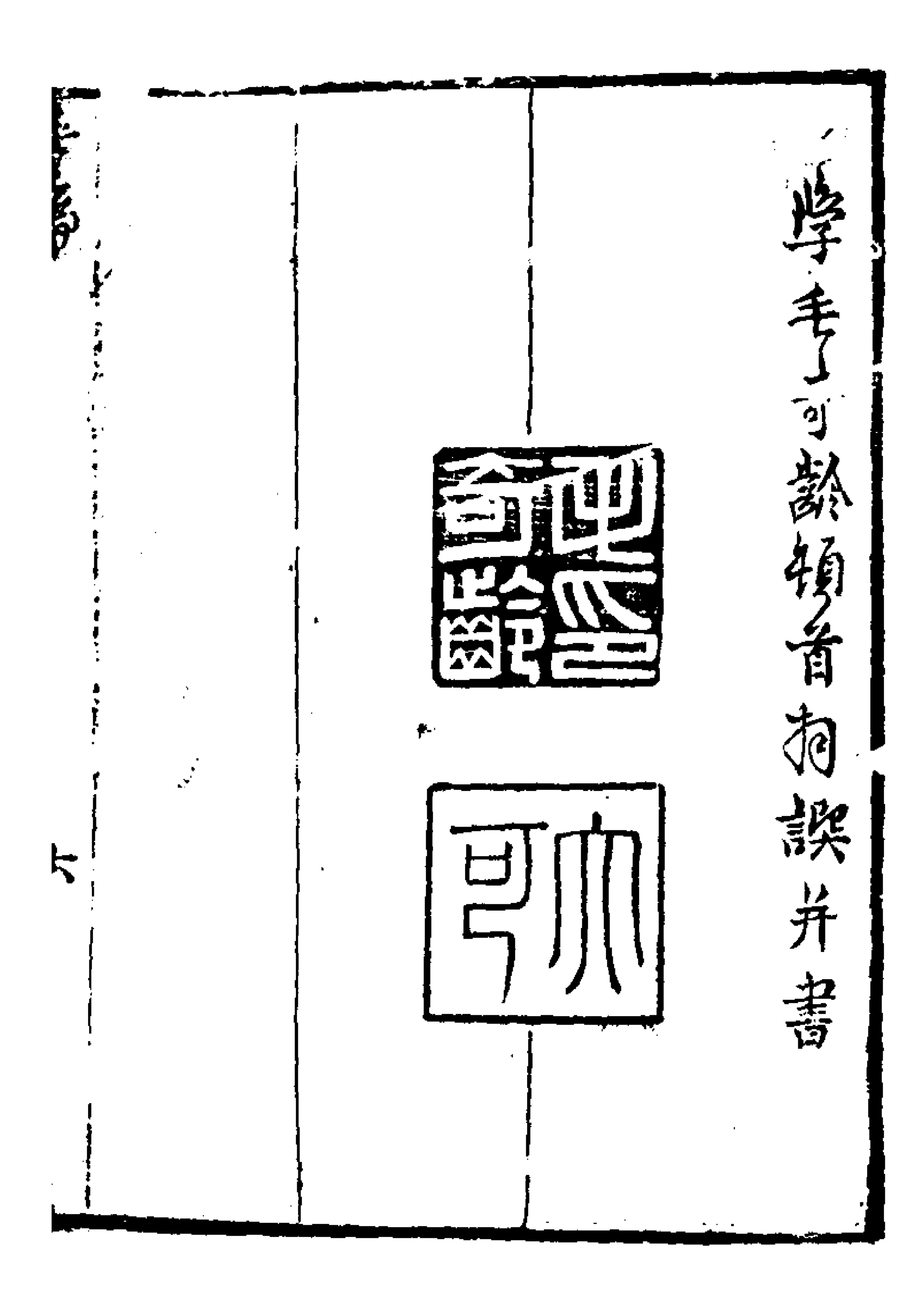
閱數過加之以時賢之論述近事之
睹記參互律律今成斯編記所稍傳
學無方又曰儒林傳學而不窮謂
是與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之則
集事以資用一則考覈以資辨駁黃
覽類苑而後雜摩脩名臣集群書比

堂作登事資令白傅列陶家缾于書極區分門目集以記以資之科試帖之用名曰六帖此時集予資用所自始而王仲任作論衡則實創為考覈駁辯之文以助談議故後之為稗官家者雜記之外復有論說如筆談叢

書隨筆攷議諸書無可參詳議所藉
如所稱考義證辨者無足書並無有
之類事無無方比義以廣異此誠伐
山之能事折竹所未逮也予邑鳳推
多識者三八一也二滄博一蔡五十
一子伯其一則其廿也予之事包蔡

而先生以倍年之長忘分丐文將自
顧載仍門學之列及既趾就老包二
且久逝今歸然者獨先生與伯升
今天子方緝文章昭回錦物徵天下博
聞強識之士以之著作既已敦趣先
生譽名到門而先生以年老倦辭

方悔先生之謙而能朝夕聆談議而
獨是實燭餘光既屬區曜庶幾於自彰
時時著雜詩一會隨而耕鋤之所可得夫
睹是編而不以十年不讀書者寡矣
時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同邑西河後



學毛奇齡頓首拜譔并書

自序

讀昔孔明讀書略觀大意陶淵明作五柳先生傳自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此二人者皆古今第一流人物而此言不可無為後世讀書之

擺脫也一脫熟業鼎雋逸取高
莫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尋章摘
句爲所未逮耳一脫悟洸清雅
勇於退靜莫曰子將隱而爲
用文之化古錄爲熟錄充揣文字留

何如一抔墓之白豆栽予不慧爲詩
先君子讀書已不窺園每通壹
之繞墓樹爲採桑之採桑而作
聲韻然舞踏眉手飛勤採桑
之而子作聲悽惻哭日窮衣縷

疲如是書習以為常豈乏於奇子羨之以麁刻為思過未見之書所無在不容殺竟畫錄必速終卷而後快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大學所以八條目而急求之以

一語曰壹是以備予為東照
聖矣翁體翁用之學不乞後世
無豈有識之者乃文惠若而範犯
若有講識正致格[illegible]資翁而
八之不同功翁實深之互養相推

竪拂恍恍惚惚之來而錄亦可究

諸偏偏于偏分以究精行子傳精

未發所謂下學上達者家言

無然八條目功完首之以物格而

後知至以格物為最先務無大抵

倫分為大體大用之學而格物為
其體其用之學朱紫陽夫子補格物
致知一段而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 此數語去破渾沌

之竅而見乙地之以爲乙六之物象
有理之可極者亦有理之不可極者
於其可極者極之則神會領悟
之其文辭之其悅服篤于千古之上于
其不可極者而亦極其極之之力焉則

必工窕冶若蕭統以拔黃淵而爲之一書患無
亦直覺古今而爲一種存而不論
之出新亦文能良終良世所用以
昭有差等否耶文孔明出師一表
兩漢以來推爲第一文字淵明歸
去來辭

等一陸六翁以來推為第一文字蓋
胸中若蓄餛飩然如口中吐而凡天一事一物
之理不通察至精而一往洞貫故
肺腑中流出大文章凡雖雕琢翠華
悅其可算第一無所以淺至為

古今第一流人物也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功名焉儒術即實學子可借彼第一流人物或志於道或志於道可以不求甚解略觀大意者

爲以實也樵先二獨處序此語
以示沈翠須包吾信志學自爲
未免自爲深求乎可嚴乎頌示
可逐乎詠物而竟乎理乃可
支蔓矣爲饒耳郭清狂之詩

四市城隍命青山廢老曰尉頭
不能翻青山廢色而薪々樵々
蘇不已豐乃以爲形役老奴紀
泪々手莖垢絛松而不能自遣年
伐柯伐柯至郎不嘉遣喜以孫洗

以為已稿于卷也時

康熙壬戌十月才菓〻自識於

篤山堂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一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論經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一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論經

先儒論經燦然明白如指掌雖或更有考定而不可游移者亦令後儒讀之而一快也周易雜卦者兩兩相從而剛柔相反之義大過于夬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萊始正之云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

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尚書洪範四五紀一節後便合此以王省惟歲庶民惟星二節乃接五皇極耳　井觀瑣言尚書詞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詞其文體又自尋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諫諍之詞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敬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誄孔子詞其文　反佶屈如書體禮記文

亦不難深至識衛孔悝鼎銘便佶屈凡古器物諸欵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

唐語林云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曾史載述時政惜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有實

合之左氏則叢雜無徵杜元凱不思孔子所以為經
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
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
意有所未一也　傳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
極歸其有極入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
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字發之則箕子語　野
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該于之字上點句　推篷寤語云論語兩孟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論語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奡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爲善爲句士則之又爲句不當以卒爲善士爲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　宋程棨三柳軒雜識云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

稀之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

雲麓漫抄云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强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誦聖經之益

後漢書宋梟爲隴右刺史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又向栩爲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誦孝經賊當自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謂不欲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黃門北寺獄殺之此二事皆空言而未見實效者也　風俗通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

以爲言帝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咏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後漢書公沙穆家貧力學嘗居建成山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一夕忽暴風震雷有聲自外呼穆者三穆不應頃之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恬勿顧妖亦尋滅　又包咸會稽曲阿人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于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遺之　又張楷字公超好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性

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收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江西通志云江夢孫字聿修德安人家世業儒博綜經史孝於高潔爲江都令先是縣廳每有禍涖政者每遷于別廳夢孫下車輒升廳受賀向夜具衣笏端坐誦易一遍怪息

說頤云北齊權會任助教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

人臨後有與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繫上篇一卷未盡前二人忽然離散　吳均齊春秋云顧歡字元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或以禳厭而多所全護有病邪者以問歡歡曰君家有書乎曰惟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其言果愈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　南史陳徐陵子份性孝悌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累日陵疾豁然　龍城錄云唐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

凡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鬬訟漸乃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慚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　文用昭云岸碑豫章太守下教梁水門有物颯壞之禱神而見夢曰可求江心石亭長老如言以請長老曰法不當言言則無石亭矣守強之乃曰龍王子恒夜入是門適東湖聽徐孺子誦詩爾經之能動物如此　五代史周世宗時石昂之父不喜佛昂于柩前誦尚書云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　儒林公議云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

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顓篤　老學菴筆記云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名賢錄又云宋昌化人章樵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山陽教官習知海微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反劉琸可任重後全果亂郡縣多被禍樵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講論語至飲刃而退　與閻門修齋誦經者何如　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森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此見宋文憲公集中　兩浙名賢錄云平陽人章永宇母誠謹比母卒執喪如禮俗飯佛老以爲冥

資承獨晨昏跪誦孝經曰此吾聖人所以教孝者
南史吳郡人皇侃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性至
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　獨異志
傅奕不信佛法唐高祖時有西域胡僧能口吐火以
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
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東乃令胡
僧行法于是跳躍禁咒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
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陳
書岑之敬淳謹有孝行五歲讀孝經必焚香正坐

一統志云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曰敎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于是母子感悟　東漢周磐字堅伯曰命終日桐棺足周身外槨足周棺歛形懸封濯衣幅巾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余嚳子云吾之亡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求田園議求葬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祭仲冢邊曹子臧求葬蘧伯玉側梁伯鸞求葬要離冢旁此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魏□豫字國謙

舊唐書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年尤篤志于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毋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每見僧人讀佛書道士讀道書皆盥手焚香端坐正襟不容少侮而吾儒讀五經反未歛手莊容敬禮存想其褻瀆於先聖何如哉味德言之論可以慄然思矣　東觀漢記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奸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

丈一竹箭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

士大夫居鄉

金罍子云杜密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守溪筆記云王竑李秉俱號一時

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不倦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夫士大夫旣已脫簪冕而樂山林或侃侃而陳郡邑之得失或沉默而養晦以全高或平易而講親友鄉隣之誼或高岸以養遺簪舊履之望斯亦各行其是毋相礙也余行之說

贖云寶玕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

歸洛陽嘗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于留守向琪琪不聽宋熙寧初富鄭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河南守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埒虎鼠雲泥變幻不常正固不能堪於課役而訴之留守則其學力之未至也富鄭公未見因籍戶而有所動心則亦賢已若夏忠愍公言初時免相與野老爭席曰君業降爲平民何得高大于吾公不能堪遂經營再相而大禍隨之蓋無

學問以容忍之也豈盡由天運哉　世範云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很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現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現任官之不韙併與其善者而掩之

讀書鏡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又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

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文正公旣退居有園地在京師無貴賤皆以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雖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蹤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聰雨記

談卿大夫居鄉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考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予謂鄉之縉紳同輩序齒可也苟非其人以齒之不幾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

草木各物仰遵朝旨

東鹿縣有傾井相傳漢光武徇師河北歷此三軍渴甚遇井苦無汲具光武下令可用手扳之井忽傾倒水溢今傳竈傾斜勢同隧道是也邯鄲縣亦有扳倒井亦傳光武破王郎時三軍渴而扳倒者　名勝記

萬泉縣有龍柏在縣之下生寺相傳漢光武繫馬鞭於上故樹枝宛成龍形　金罍子云梁武帝每拜山陵涕淚所洒松爲變色　卓異記云天授二年臘月卿相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使宣詔曰

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於是明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咸服其異　獨異志

云唐中宗爲天后廢于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于

雲中祝之曰我當爲帝即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

至今猶存　羯鼓錄云唐玄宗天縱知音凡管絃必

造其妙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

常過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

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覩而嘆曰對此景物可不與他

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

上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

宋史載清河縣西十里龍王堂右有古槐一枝似龍形枝榦拳曲下垂至地若龍爪狀時人謂之龍爪樹太祖微時避暑其下解衣覆其上性遂下生有利其材而伐之斧斤方加疾作而止　名勝志云四川廣安州秀平山背有石土地像宋太祖以筆點此山立

軍治其像即自墜云　話諛云宋眞宗朝寢殿側有

一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横礙殿簷眞皇意欲

去之一夕風雷轉揹其枝時以爲瑞　宋冀公王欽

若新喩人嘗代眞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

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

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聽官橋下水來衝分土作

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

水决遂罷相　春渚紀聞云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

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

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寥無存者既標圖閣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御筆點其枝間而嘆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謂天人降筆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　墨莊謾錄云禁中舊有鴨腳子四本俗謂銀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隘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爲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千

餘瑩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大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　名山記云四明山上有雙石如筍高數丈有杜鵑花叢生其頂春時爛若雲錦宋時每遇遏密之時輒三年不榮范鎮詩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又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眞宗遏密之時花枯瘁三載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　宋紹興中皇甫履賜隱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清虛庵光宗在東宮日嘗聞履山中所居之處甘但水差遠光宗因大書神

泉二字賜遺之云持歸隨意鑿一泉屢歸于菴側穿一小井方施畚鍤而泉已湧　景物畧云昌平州駐蹕山因金章宗駐蹕而名章宗于此下視野燎而獵召其酋長大人擊毬飲而自擊自賞嘆曰美乎哉無人見之須臾石羣起若觀章宗益自喜灌以酪故石頂至今白存　庚巳編　高皇初起太學臨觀之顧學制宏麗意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蹟位通顯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造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遯從此遂絶　宋景濂云滁瑯琊山有栢子潭潭正淥黑即歐陽公賽龍處　皇上初龍飛屯兵於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于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　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見古栢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　聖天子也喜之贈以詩遂令得遊天下栢後擲亭造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年古栢尚青青知是　高皇玉輦停

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又北平平坡寺弘治年間勅建日大圓通寺　憲宗駕幸之見金剛面正黑上笑曰似火裏金剛一夕火起金剛毀焉

客燕雜記云積翠下有圓殿中大松偃蓋菁葱萬曆年已枯死封以都督之官踰年復生

忠義强直

人臣當更革之際一往而死無容再計若舍舊迎新未免依阿卑遜乃有忠義强直不畏死而反得不死者往往而然晉書初呂光欲立呂弘爲太子會聞呂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呂纂以主上闇弱當遠追廢昌邑王之義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人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

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俯仰位謚紹爲隱
王謂齊從曰卿前砍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
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
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魏徵本傳徵見秦王
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鬭我兄
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難王器其
直　唐語林云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
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
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

太子矣解兵而遯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閒儕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何所逃死對曰屈身事主其于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嘉嘆出牧南海以清節著　大唐新語云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

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靖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靖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嚮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于此奉見爲本朝之羞以愧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入南唐後主極陳備禦策復詣樞

密陳喬獻書喬巽之表署本院承旨累遷松江都監宋平金陵諸郡皆下絳獨不順久之乃降宋太祖問何久不降對曰臣知事李氏而已太祖義之　江西通志云劉茂中安福人仕南唐以功授吉州兵馬監押遷袁州刺史宋平江南太祖問茂中曰卿在江南屢擾邊邑何也茂中對曰臣結髮事主惟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限身不顧太祖壯之授登州刺史

宋史張洎初事李煜于江南王師南討猶勸煜勿降已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

帛書示之乃圍城曰泊所草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泊頓首曰實臣所爲然犬吠非主此特其一耳他尚多有上壯而釋之　閩書吳璵字太冲永與人學春秋通三傳五代時仕李煜爲彭澤簿曹彬下江南府彭澤令以城降璵責令曰吾能爲李氏死耳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璵被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璵曰固當如是耳此時仕煜者皆隨煜入朝璵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故吏所在敦遣至京官璵連江令終廬陵令　備遺錄云擁難兵迫

金陵寧波知府王璡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衛縛送
京　文皇問造舟何爲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
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朝野記畧建文時都指
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
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脇洞數
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眞命天子也遂就擒
縶于輦其日上駐蹕于鼓樓獨曰克城上即位又明
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對曰若鎗及
膚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

皇叅如許人止得此小斷乃令守北平震澤紀聞以爲保兒與上
戰于
小河

正人之後便宜

菽園雜記云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嘗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物悉令認留不取而去　元遺山壬辰雜編云安平都尉完顏斜烈嘗鎮商州偶搜伏於竹林中得歐陽文忠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　畫墁錄云熙寧末唐魏鄭公裔孫魏嚴所藏魏公像有兔車牛狀一紙本縣判云魏公屏

室勳賢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　全唐詩話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宣令批李師道請收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斯美伏願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以勸忠臣憲宗深然之　燕翼貽謀錄云眞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齡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并張公寫眞告身詔以爲韶州文學　大中祥符四

年八月丙辰以段公秀實孫亮爲三班借職　元豐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酉爲隴州助教　慶曆三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仁傑孫華州明法狄國賓爲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子儀裔孫元亨爲永興軍助教國家非靳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器于賢者猶爾況褻用之乎　姜南云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東觀奏記云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

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
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
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
者聞之奏爲侍御史　又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
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
相面得否便放鄉歸諗蹈謝上以御盤果實賜之郎
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諗父度元和中
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宋史司馬池
以進士歷知諫院子司馬旦歷官十七轉至大中大

夫大郎司馬光旦之孫朴于靖康之阨朴嘗使金酋
間問家世朴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
顏魯公撰宋璟碑記云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
戎幕土番入寇陷于賊庭土番人數聞公名德曰衡
之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曆十一年以三百騎盡
室護歸　朝野紀畧云蘇人范文從仲淹之的派也
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　太祖覩獄案見姓
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
十二世孫也　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

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

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嘆賢者遺澤之遠　梁江州刺史蕭秀初至州聞前刺史取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耶即日辟爲西曹　老學庵筆記云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庄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庄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詔訪其後得于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存然宋立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其人

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　宋史劉溫叟重
厚方正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納
貯廳西舍中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視西舍封識
宛然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雍熙初子燁罷
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請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
誰氏子燁以溫叟對太宗憮然與宰相語其事且曰
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擢太子右贊善大
夫而次子炳三子燁並進士及第燁子几歷任至秘
書監致仕後又詔詰太常定雅樂得謝二十年故曠

嵩少間遇唐末異人萌長官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年至八十一唐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儁以下仕者相繼世牒俱存焉

功業忠節有後

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信以族滅世皆云無後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予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何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爲后所刦私往見之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淚涔涔下客見其誠以情告何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往南粤我與趙佗善佗亦重淮陰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所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

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堧有趙佗所賜之詔鄭侯所遺之書勑之鼎器云唐書徐敬業傳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峰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于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憚予漢五代孫也屬武氏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解數千百人紲而遣之是敬業身固逃而爲僧而子孫又將兵番中也潄石閒談云

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獠俗族亦有數百人自相婚姻正德間吳人顧岕謫楚爲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州召而來見狀與獠種無異耳綴銀環衆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命至今猶存宋史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也乃德裕九世孫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王弇洲云方正學先生在剛城時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氏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諸生葉君名瑛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歸天台

奉先生祀而書以記其詳又應天府志云溧水人魏
澤字彥思有學行洪武中歷官刑部尚書 文皇靖
內難方正學先生被逮搜捕族黨甚急澤時謫寧海
典史力爲周旋故方氏有遺育于世後經正學之宅
爲詩以悼時人義之崇禎丁丑年間方氏有名振節
者歸而爲台諸生方族之人擯之甚力擠學 劉乾
所夫子以爲正學先生眞嫡毅然正之振節遂登己
卯賢書未久謝世按淮陰贊皇爲大功業之人敬業
正學爲大忠節之人天不絶其後宜矣但二人 子姓

皆沉沒於猺蠻而方之子孫獨有兩支且詩書之澤不衰更足美耳　名勝志云嘉靖末潮州郡守葉元玉得陸秀夫遺譜於其裔孫陸大策處兵燹之餘僅存二葉又云墓在灣山青徑口又云公四子有曰繇者好漁獵被逐遂家于海濱島山及崖山之變秀夫盡驅妻子入海而此支僅存其後子孫散處郡境大策嘗訪其族人于海邊沙岡耆老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遺址也其蓮花石尚約丈許天井階闌次第如故　五代史南漢劉隱據有南

海好禮賢士有李衡者李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
使往辟置募府待以賓客

南北士有定限

南方風氣柔弱而文秀較勝北方風氣剛勁而正直爲優亦天地之氣限之不可强也故分南北卷取士其法爲至公若就文藝以論而必以北士壓南士則非虛心平氣以論文者矣王氏揮麈錄云宋太宗朝天下混一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于詞令故優取及南渡後北路陷沒于金齊人選士惟江浙閩蜀於是吳潛又建議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焉江隣幾

雜誌云寇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日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顧同列日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時準爲樞密使必奪南之狀元以與北非所稱徧心者耶洪武年間以考取南卷陳郊等過多以爲懷私而試官舉子俱受禍抑又過矣宋史陳恕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江南貢士悉黜落此亦私心非公也然是科援貢舉非其人之條取甚少而所取乃王曾爲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焉又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帝

召至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爲文援筆立就帝賞之賜同進士出身時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然則寇萊公以方隅限人之意見始終不化誰謂其野渡舟橫之句有休休之度耶　野客叢書云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抗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江左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

常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可齋雜記云天順庚辰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夔等三人後數日上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上意也奈何已而內官牛玉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

優於時者亦甚多也王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　朝野記畧云正德戊辰康對山海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柟爲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海忿言于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爲主考甚怨海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道山清話太祖常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國史皆載陶

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皆言之甚詳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于他處後竟不知所在旣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　通鑑答眞宗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欽若入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雪不爲瑞霧霜不爲毒

雪高一尺蝗蟲子下深一丈雪三尺則蝗子入三丈不復起矣故兆豐年凡麥得臘雪便成熟又臘雪水浸穀種則稻不畏旱此其所以稱瑞也而桂海虞衡志云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雪或言數十年前嘗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常燠植物柔脆忽得雪悉僵死是雪有時而不爲瑞矣霜霧俱毒物霜殺草木而周穆王時西王母貢嵰州甘霜甜雪仙藥有依霜絳雪裴航詩云玄霜擣盡見雲英是也拾遺記員嶠山

名環丘有冰蠶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其采五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燃堯時海人獻以爲黼黻則霜固有不殺物而生物者矣霧乃陰陽之氣亂而爲霧馬援日下潦上霧毒氣薰蒸博物志王肅張衡馬均俱冒重霧行一飲酒故無恙一飽食故病一空腹故死且螣蛇乘霧凡山中蛇見霧莫不動躍是霧之爲毒明甚乃蕎麥最喜霧若開花時大霧連朝則收穫倍常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如霧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階尤爲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

歷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漢殿裏彝人齊拜玉龍髯齊地以爲豐年之兆諺云霜淞打霧淞窮漢備飯甕又天中記云霧者金石之盈氣女仙天微子食霧氣而成仙陶答子妻云玄豹隱南山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則霧又有不爲毒物而爲成物者矣　漁隱叢話云宋熙寧六年甘露降進士徐上交松上濃厚如酒其味甘香時有野人賣槳于市謂人曰吾嘗吞華陰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有道人笑曰如人身精液

流通周布于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涌併于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耳縣令留其人試之果然

元和十四年四月淄青隕霜殺惡草及荆棘而不害嘉穀則是霜乃爲瑞纂要云南海郡有蔄毒草草上露人觸之肉即爛則是露乃爲災

竹實桂實萍實松實菊實芝之實

凡草木先花後實其常也然亦有花而不實者如桂菊之類是也亦有不花而實者如無花菓之類是也若夫恒無有實而忽有其實爲考列數種于左　留青日札云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若江東等處有花無實項來班班有寔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縣直長五十里徧山竹皆成穟而實舂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爲餅餌絕佳古人以爲荒年之

兆而昌化是年大豐余園中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即枯死恐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涼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應鸞鳳之所食也　談聞錄云江南餘干有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包裹與日札所言同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常遊蘇門山其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斛杵臼而已　博物志止麥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榦葉

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棲其上下 開元十七年畦州獻竹實 元李材解醒語云元開閒真人常於帝前稱天台山多仙巢帝曰可致乎眞人曰可取金盆覆之少頃有水晶李十枚鵝珠棗三十枚甘竹實四枚 贊寧筍譜云木竹生廣東一莖如萬歲藤一節長四丈無花而實實如草豆蔻土人鹽之以爲果餌

拾遺記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衆採藥四言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

而老　天地運度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天神青腰玉女三千守之其實赤如橘人食之一年仙官迎之常有九色飛鳳寶光珠雀飛集於此　洞冥記云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遠飛西海嘗銜桂實歸於南土本草圖經江東諸處每至四五月後常于衢路拾得桂子大如貍豆破之辛香故老相傳是月中落也北方獨無者非月落也又張君房爲錢塘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塪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青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

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穠華雲無纖迹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好事者播種林中一種即活又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按今四季桂原自有子如蓮的但青而不白與黃黑長而不圓如珠耳

宣聖所識楚王渡江得萍實乃大如彈丸黃如橘剖而食之甘如蜜者也余知古渚宮故事云朱文帝爲

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鶴卵圓而赤莫有識者問長史王華華曰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卽位祚終于六十年矣

江鄰幾雜誌云歙州黃山俞侍郎卽獻卿嘗與友人肄業山中見松樹有大黃實拋石擊落一枚甚堅而香俄落深磵中翌日再尋則失所在或云抱朴子所謂招威食之可仙　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其大有盈尺者

元虛子仙志云曹昊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别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昊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没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昊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花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昊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正此

物也　按癸辛後集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候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將肥膏地至二月即以枯花散之蓋花中自有細子候其苗至社日乃分種然則菊亦自有細實特不能如櫻桃之大耳抱朴子云珠芝之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

珍寶之樹

中庸以寶藏之興歸之于山夫蒙之以牀鋼之以璞然後精蘊潛蓄光彩溢發故非山不爲功矣然滇南有寶井于闐有玉河則又在泉水之間況更有出於山水之外寓于枝葉之間者所當詳考焉　三輔黃圖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顏師古則云武帝集衆寶而爲樹曰玉樹用以供神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拾遺記須彌山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焉　淮南子云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　總龜云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列子云蓬萊之山琅玕之樹叢生　五嶽列儀云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眞人古云珊瑚琅玕海中之木也

熊太古冀越集予嘗見蛋人入海取得珠子樹數担其樹狀如柳枝蚌生於樹不可上下樹生于石蛋人

鑿石得樹以求蚌甚可異也山海經云開明山北有珠樹淮南子云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又有文玉樹琅玕樹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樹形如柏葉皆爲珠　遊山記云于五臺清凉寺下山飲三珠泉聲洌異常其沸正如珠狀去泉百步許觀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榦岐分七條上復摸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而下此猶漢宮之所爲玉樹以樹之珍奇可貴而言非眞有七寶與珠生于其間也

說林云河伯宴伯禹於河上獻宜土四時寶花珊瑚

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兩株而行將珊瑚樹樹之於舜明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及太康荒逸弗恤國政樹死　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忽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衰之徵　蕪頌云珊瑚

生海底取珊瑚人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
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故難得完好者
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
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夜有光趙佗謂
珊瑚爲火樹　宗奭曰珊瑚所生盤石上白如菌一
歲而黃二歲變赤枝幹交錯失時不取則腐蠹又云
五七株成林謂之珊瑚林
石桂芝生名山石穴枝條似桂樹實石也高尺許大
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一片得千歲李時珍

門貴州普定分司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幹枝條皆石而中有葉如榴梟梟茂翠開花似桂微黃嘉靖丁未僉事熊希程賦詩記之以比康于斷松化石之事而不知其名此即抱朴子所云石桂英耳海邊有石梅枝榦橫斜石栢葉如側栢亦是此類　名勝志云獲鹿縣有海山石栢在縣東北陰崖間脈理縱橫不類雕鑿天然翠栢枝葉悉具里人採之以爲玩

又云普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幹紅花之桃一則青幹白花之李顏色絢妍有若初粧

草木雌雄

雌雄牝牡此鳥獸之所爲區以別也草木無情則亦何雌雄牝牡之有顧萬物本於陰陽雖在草木亦莫不負陰而抱陽則亦往往分爲雌雄牝壯第人不能盡辨之耳　唐本草云鷄舌樹有雌雄皮葉並似栗其花如梅結實似棗核者雌樹也不入香用無子者雄樹也採花釀以成香雷斆云丁香有雌雄雄者顆小雌者大如山茱萸名母丁香入藥尤勝觀此二說則鷄舌與丁香各有雌雄而其所成之香亦不同而

李時珍則曰雄爲丁香雌爲雞舌則又混而爲一何也更須詳考之羣芳譜云雞舌香產崑崙南枝葉及皮並似罌粟花似梅子實似棗核雌者也雄者花而不實釀之爲香漢以賜侍中此說與唐本草合　物理小識云奇南與沉同類自分陰陽沉牝也味苦性利其香含藏燒更芳烈陰體陽用也奇南牡也味辣沾舌麻木其香忽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

雷斆云五加皮葉有雌雄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陽人使陰陰人使陽　墨客揮犀云楊梅皂角木皆有雌

雌雄者不實鑿木餘作方寸穴取雌木塡之乃實

本草綱目云銀杏經霜乃熟爛去肉取核爲果其核兩頭尖三稜爲雄二稜爲雌須雌雄同種其樹相望乃結實或雌樹臨水亦可或鑿一孔納雄木一塊泥之亦結陰陽相感之妙如此　榧木有牝牡牡者花而牝者實　楝樹有雌雄兩種雄者無子根赤有毒服之使人吐不能止時有至死者雌者有子根白微毒入藥當用雌者　楮樹雄者皮斑葉無椏又三月開花長成穗如柳花不結實歉年人採花食之雌者

皮白葉有椏叉開碎花結實如楊梅半熟時水採去子蜜煎作菓食　金鑾密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接宮中呼爲雌雄樹　徐玄扈曰雄木無用而衆雌之中間有一二雄者甚妙諺云衆雌間一雄結實飽蓬蓬　菊之無子者號曰牡菊燒灰撒地中可死鼃黽說出周禮　麻黄有雌雄二種雌者于三月四月開花六月結子雄者無花不結子至立秋後收莖陰乾　雷斆曰用澤蘭須別雌雄大澤蘭莖葉皆圓根青黄能生氣調血爲雌小澤蘭葉上斑根頭

尖能破血通久積爲雄　陶弘景曰牛膝其莖有節莖紫節大者爲雄莖青節細者爲雌　寇宗奭曰木鱉子蔓歲一枯但根不死春苗葉如葡萄其子一頭尖者爲雄凡植時須雌雄相合麻繩定及其生也則去雄者方結實　李翺曰何首烏赤者雄苗色黃白白者雌苗色黃赤根遠不過三尺夜則苗蔓相交　巴豆即剛子緊小者是雌有稜及兩頭尖者是雄雄者峻利雌者稍緩也　波稜菜有雌雄就莖開碎紅花叢簇不顯雌者結寔有刺狀如蒺藜子種時須研開

易浸脹必過月朔乃生苗亦一異也　李時珍曰大麻即今火麻有雌有雄雄者爲苴麻頌曰農家擇麻子之有斑黑文者謂之雌麻種之則結子繁他子則不然也齊民要術云麻子放勃時拔去雄者若未放勃先拔之則不成子麻勃者麻花也　冬瓜凡瓜蒂灣曲貼肉者雌瓜也取子作種　栝樓一名瓜蔞圓者色黃皮厚蒂小爲雌陽人服長者皮赤蒂粗爲雄陰人服　種樹書云浙間植桑斬其枝而植之謂之嫁桑即以螺殼覆其頂恐梅雨侵損其皮故也二年

即盛　凡樹木當元日日未出時以斧斑駁推敲棗李等樹謂之嫁樹　種茄子待其開花取葉布過路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茄　文昌雜錄云朝議大夫李冠卿言楊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結子適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詞呪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樹法不知是何術也

各物雌雄

梁山縣多喜山浴井有二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謂之雌雄二泉又湑井在長寧縣治北泉有三脉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塞其一則皆不流又謂之雌雄井　盛弘之荊州記狠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絶西北有石穴口有二大石其門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　本草云磁石生山之陰有鐵處玄石生山之陽有銅處別錄曰玄石生泰山之陽山有銅銅

者雌鐵者雄　李時珍曰雄黃生山之陽故曰雄雌黃生山之陰故曰雌土宿本草云陽石氣未足者爲雌已足者爲雄相距五百年而結爲石造化有夫婦之道故曰雌雄　閩部疏云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石狀似杏仁而擘兩辮腹有文如蟲於沙石中拾之貯醯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兩相迎合名曰相思亦曰雌雄石本草謂之郎君子　名勝志雲南馬龍州出石燕有文大者爲雄小者爲雌能愈眼疾

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

鑄銅時命一童一女各以水灌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西陽雜俎云以牝爲雌劍牡爲雄劍佩之入江湖蛟龍水神畏避　春雷初起其聲硌硌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爾雅注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　河圖括地象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　雨航雜錄云萬曆丁酉四月四日午後雨甚密山人沈士能嘆曰是旱徵也徐別駕光訓問其故曰今日日爲甲子占書曰夏雨甲子赤地千里

徐氏子為水位雨于甲則水徵赤尺古字通用言水阻則尺地舉足千里耳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為雄雙日為雌今雨於四日則為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日何以分雌雄曰單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陰多變不能信也　近峰聞畧云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蘚而用之蝦蟇糞地上東行者雄陽物受生氣也　巳瘧篇云魏國公家一對鴛鴦硯甚奇並處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硯無異

鳥之胎生獸與人之卵生

孔平仲談苑云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眞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蝦惟食稻粱人餧以飯則食之若其體大好食魚蝦啄食蛇鼠者鶴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蝦者不能去耳相鶴經云千六百年乃胎產故名胎禽又云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形始定飲而不食乃胎化則胎産也　陳藏器云鸕鷀鳥胎生從口出如兎吐兒故產婦執之易生李時珍曰一種鶂鳥或作鷁

似鷺鷥而色白人誤以爲白鷺鷥是也雌雄相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子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昔人誤以吐雛爲鷺鷥蓋鷺鷥名鶂音意白鶂名鷁音相近也　大戴禮注引韓詩内傳云鶬鴰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即九頭鳥

東園友聞云北方凡皂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邏以守之及其出乃一則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鵰則上飛狗則陸行所

遂同至名曰鷹背狗此則卵生而又爲獸屬可異耳
肩公書蕉云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鵰窠站
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鵰窠其中生三卵一爲
犬一爲蛇心切疑之後于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
咸指此犬爲鵰窠所生則知向者之所聞不爲異也
七修類稿引伊川語錄云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
一等龍必須胎生昔有人穿地得龍卵寄於金山龍
能湧水入寺取卵去至于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
之物陶隱居自以爲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

也 博物志云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于水濵洲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乃成小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長立爲徐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也夫龍既卵生而又有胎生人既胎生而又有卵生斯變化之莫測耳 廣東雷州府雷公廟在府城西南八里昔鄉人常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血𧎚肉同食者立爲霹靂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因獵獲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

文在手曰雷後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爲雷種及長涉獵書傳舉秀才中第爲雷州守在任多善化歿而有靈鄉人立廟祀之宋元累封王爵　瓊州定安縣五指山五峰屹立如人狀一云婺女星常降此山故名黎婺山一云昔雷攝一蛇卵在山中生一女歲久有交趾蠻過海採香因與野合其後子孫衆多遂爲黎人之祖故曰黎母山　又涯海邉漁人得鵰卵彀得嬰兒乳之長成人稱爲宗模師能以符咒化水土爲酒食千百人皆醉飽一日化爲鵰飛集高興寺不知

所止　搜異記云晉永嘉之亂劉元海僭稱漢于臨汾築平陽城晝夜興作不久旋崩募能城者賞之先是有韓媼者於野田見巨卵傍有嬰兒收養之字曰橛兒時已四歲乃白媼曰我能城母其應募媼從之橛兒乃變爲蛇令媼持灰隨後遺誌謂媼曰憑灰築城可立矣竟如所言元海問其故橛兒遂化爲蛇投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仍掘其穴忽有泉湧出激流奔注與晉水合流東入于汾至今近泉出蛇悉皆無尾尤爲靈異　援荒雜錄云牙門將陳義朗雷

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日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于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巳子義郎卵中兒也 湧幢小品云蓬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鵞其鳴似鵠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蔬薔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閩書閩經曰鮫魚今南人但謂之鮫是魚胎生皮肉皆同種類不一 文獻通考云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

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器夫餘王棄之與犬豕皆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日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自稱日子河伯外孫遂王高句麗以高爲氏

鏡光有所借

凡光皆有所借如月即借光于日萬物皆借光于日夜借光于月而月所不到之處則又借光於燈若鏡以銅成銅自有光宜無所於借隋唐嘉話云僕射蕭威有鏡殊精好曾日食既鏡遂昏黑無所見威疑左右所汙不以為意他日日食半缺其鏡亦半昏如日所食之數于是遂寶藏之　夢溪筆談世有透光鏡背有銘文二十字以鏡承日光則銘文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

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此非鏡之借光於日者乎
塁客揮犀云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
鑑圍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兎形甚精巧
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兎形却在鑑中人莫
究其理　宋史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
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故名
生寒鏡此非鏡之借光於月者乎　干寶搜神記云
金錫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鑄為陽燧十一月
壬子日子時鑄為陰燧高堂隆云陽燧一名陽符取

火于月陰燧一名陰符取水于月並以銅作之謂之水火之鏡　異聞集隋御史王度有寳鏡大業中胡僧至其家曰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乃寳鏡氣也此非鏡之借光于日月者乎酉陽雜俎云荷諷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此其故何也余按峨眉山有佛光起于溪磵先有佛現烏其聲如云佛現此烏鳴則佛光隨見諸人於光中相照止各自見其影雖兩人手相挽而止各自見其所挽之手也謂之攝身影然則荷諷

之鏡其又借光于蛾眉山之佛光者乎

金寶天降地出

宋淳化中撫州金谿縣進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十五兩云得之金窟山嘉祐間知撫州王罔于臨川盡安鄉之戰坪得金子山一座重二十餘斤獻之詔書獎諭鐵圍山叢談云政和間極治之際地不愛寶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轉運司奏收汝州瑪瑙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

斤而多至數十百匣轉運司奏收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政和五年正月湖南提舉常平劉欽言廬荻街出生金重九斤八兩狀類靈芝祥雲又淘得碎金四百七兩有奇十一月越州言民戶拾生金于湼州丁羊谷金坑僅千餘眼得鑛成金共四等計一百三十四兩有奇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轉運收到邕州等處金二千四十六兩又志奇云貞觀中冬月郝寒韋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水無停流而此

地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維徃請硯者水晶
人以爲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與松樹影依然在內
維製爲屏風置室中遠視之皆以爲眞松樹也爭以
紙摹之維後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
剖判時人稱之夫土固生金然皆雜于砂土之中安
有成塊至百金千金者瑪瑙水晶亦取之藏璞之內
茲乃山石盡變瑪瑙山崩竟出水晶此何說也冰乃
水爲之而竟凝而成水晶亦獨何與劉貢父詭衛帥
之水晶茶盤爲多年老冰則亦非無根矣格古要論

云水晶是多年老冰所化　又按淸波雜志云政和三四年間府畿汝蔡之間所出瑪瑙尚方因多作寶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爲石成白骨悉爲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豈前之石變而瑪瑙者後之瑪瑙仍變而爲石還其故物耶　萬曆丁酉河內縣忽墮一流星入地數尺夫外黑皮乃銀也重百六十兩寄開封庫古人論財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觀前數事是從地出者也觀後一事是從天降者也　史記封禪書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隋書王卲上表云稽覽圖史政道得陰物變爲陽物若鄭玄所謂葱變爲韭是也按自六年以來山中石變爲玉　述異記云漢世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于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翁世世富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塹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爲瑞須賜公卿　福州名勝志云福清縣留錢山在縣西南十六都唐乾符間一夕山上有錢琤琤然及旦視之兩錢滿山以億萬計林木

皆折郡志則云乾符中池錫家雨錢數萬　閩書云
建陽縣熊袞其先南昌人昭宗時爲兵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性至孝時當亂後例無俸給惟立功時有賞
賚袞悉散之部下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天忽雨錢
三日始畢葬事所剩錢盡舉入官其鄰里僕隷得者
悉化爲土後人稱忠孝雨錢家又汀州林氏其先嘗
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林氏乃整衣
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于此速止林氏
福也應聲即止所收已鉅萬矣合二事觀之葬餘而

人之官仰天而祝其止見人雖受施于天而卒無濫受也他人得而化爲土應其祝而卽爲止見天雖極賞善人而卒無濫賞也　宋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溪橋中涌出開元錢背有閩字或福字村民取之　明甌寧王氏事姑至孝一夕大雨屋前池沼皆滿視之錢也今其池名錢塘　文獻通考云黠戛斯國乃匈奴西鄙也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　唐垂拱三年魏州地出鐵如船長數十丈宋建隆二年七月晉江神仙縣北谷中有鐵隕

水流出方二丈二尺其重七十斤　晉書五行志元
帝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
周南林纂要云魏郡龐儉因兵亂與父母相失禄拖
時轉客廬中因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成巨富之家
又仲寶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酒掃其下沙中獲錢
百餘以告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
其家人復于厨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
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
乃去

洗桐洗竹 附洗木

列朝詩選載姑蘇常熟福山曹氏富甲一郡植梧桐數畝主人將納凉其下令人以新水沃之謂之洗桐淮兵由福山入曹氏園亭首被禍劉原博公溥草窓詩集中有題福山曹氏畫詩云歌舞當年只醉遊不知何物是閑愁如今桐樹無人洗風雨空山幾度秋又雲林遺事云倪雲林性好潔文房器物兩童輪轉拂塵須臾勿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致槁死則當時洗桐者非止一家而雲林亦受淮張之

禍可見好潔而過情者或造物亦忌之也又公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留水跡綠褥可坐兼遇墜葉令童子以針綴杖頭刺出之不使點壞

文與可集有洗竹詩云斤斧從來到此稀爲撩疎密遶藩籬巳繁不用饒新筍縱礙何妨惜舊枝風外清音聞曲閣月中寒影下方池想公川在琅玕選正是棠陰訟少時夫桐樹鳳凰所棲竹實鳳凰所食二種本是出塵桐陰竹影供人清玩洗桐洗竹不害其爲閒人雅致若濁富之人只從銅錢眼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想

者未見其能保千年不壞之家計又未可徒㨿二子
之洗桐耳　元劉屰青鎖詩話云韓魏公鎮眞定時
有門客彭知方爲酒使踰垣宿于室門使報公公不
究爲種竹詩曰殷勤洗濯加培壅莫遣狂枝亂出墻
客見詩愧甚乃和公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
枝贈一柯公特以百緡遣一指使呼吏到都下市一
女奴贈之則洗竹之事從來有之不特主人之僻潔
也　王貞白詩云道院竹繁教暑洗鳴琴酌酒看扶
疎不圖結實來雙鳳且要長竿釣巨魚錦籜裁冠添

散逸玉芽修饌稱淸虛有時記得三天事自向琅玕節下書此亦洗竹之詩　雲仙雜記云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殆甚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則又不特洗桐洗竹也

方中通曰泉水壞汲江河水攪而洗之久澄泉重自歸下江河水自浮上先依泉水之高下竅甕至此減之所存水倍甘于前此名洗水　淸波雜志云惠山泉亦可致汴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

睡方

唐鄭徵君雲叟有詩云似鶴如雲一個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陳白沙先生應召赴京過南安時張東海彌爲守餞之金鼇閣閣前有玉枕山白沙口占一詩云一枕横秋碧玉新金鼇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江南打睡人東海戲復之曰客囊羞澁客衣單那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得鷄鳴催入紫宸班白沙聞之憮然同此一睡耳唐之徵君欲賣之而不得明之徵

君欲買之而不得古詩云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睡既有方則亦可賣亦可買矣予族半山翁有詩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此一方也癸辛雜識云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假息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則公嘗睡夏月嘗用方枕或問何意公曰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者未易語此也此又一方也東坡詩云一枕清風值萬錢誰人買得北窗眠清心暖胃門

冬飲須用東坡手自煎此又一方也　蒙齋筆談云予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輙不能再睡展轉一榻胷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忽聞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汝南荒雞烈未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無一異者夫睡時胸中既無纖物睡足又無餘情而輙以爲人生之得意此又一方也　清異錄云馮翊士寇朝一常

侍華山陳眞人得睡之崖略後還鄉惟睡而已郡南
劉垂範往謁其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齁鼾之聲
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
雙門曲也或曰未審何譜記垂範以筆墨塗紙滿幅
曰混沌譜云即此是也夫睡既有譜安得無方耶
師友談記云東坡謂薦與李麃言曰某平生于寢寐
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于牀上安置四體無一不
穩處有一未穩須用安排令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
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

雖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畢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未可比二君試用吾法當識其趣慎毋以語人也此又以見東坡之睡方耳　老學庵筆記云讙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被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頗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

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遼世宗初名兀欲更名阮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或曰睡帝夫陳摶得稱睡仙安可世無睡帝以配之耶　自白曰李林甫一夜數移臥處雖求一夜之夢而不可得曹操爲疑塚七十二此雖求長夜之夢而不可得　式如子曰錢武肅王軍中用圓木警枕又令人中夜投鐵於階中驚寐是又捨己之黑甜鄉而措人於帖席之眠者　黃貞父寓林清言云予病中不成寐因悟一法

而睡作睡訣目垂下下無着如觀鼻觀心之類心向內內無法如丹田數息之說不思不想清淨樂遺身遺心大和樂

夢想

由思成想由想成夢本是幻境亦復結爲眞境不可端倪蓋所思在善久成君子所思在惡久成小人其變化原不可測也七修類稿宋元豐中高麗國主王徽每慕中華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常誦華嚴經咒曰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遍呼國中至京師者問之畧指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

如水海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剡溪漫筆云雪竇爲明州名區宋理宗嘗夢遊一山按諸圖而得之御書應夢名山以賜至今碑刻猶存此皆夢之以幻境結成真境也杜光庭錄異記云益陽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而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秉成宮室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等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墻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日班

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朙見天際宮館儼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此豈想之以幻境結成眞境與

梁史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宜遣貢敬禮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遂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旣覺心異之卽圖其夢中所見容遣使幷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因摹帝容以質宛然肖也因寶函之　合肥縣浮槎山有福巖寺碑畧云梁武帝第五女夜夢入一山爲

尼詰朝奏帝乃取名山圖展看得此山恍如夢境以天監三年勅本山造道林寺成遂入山祝髮號總持大師嬪從悉聽爲尼　神異錄云明皇夢入潛嶽見紫翠間有井少憩亭上勅遣内官王越賓謝井錫名應夢兼命玄同先生諫議大夫李抱朴同越賓爲九天司命塑像初至忽殿後石壁裂中有五色泥即取以竣事越賓詩云碧嶋烟霞晝未開遊人到處盡徘徊憑誰借問巖前叟曾托吾皇一夢來　滁州寶應寺唐大曆中李幼卿以右庶子刺是州而爲僧法琛

建故近有泉名庶子泉崔祐甫碑略云劝卿爲僧法琛建寺瑯琊山中列圖將進其夜天子夢遊一山寺形勝制度隱然心目及覽圖如有冥契乃賜額寶應

江西通志陸羽字鴻漸景陵人少尚氣節樂隱遁嘗夢遊廬山後抵此果如所見欣然曰今非夢矣每館穀於山之寺觀素嗜茶著茶經品第諸水以谷簾泉爲第一石橋潭爲第六今三峽橋之陸羽泉乃遺跡也　愼蒙名山巖洞記云眞賞亭在安吉縣西三里上方山之麓宋乾道閒縣令安鼎夢遊此山後因

往上方寺循行而南經此與昔所夢無異遂建亭名眞賞蘊予贍詩自昔懷淸賞神遊杳靄閒如今不是夢眞實是廬山　鎭江志勝云吳興沈括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山下有水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曰无外者爲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括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京口過所買之地卽夢中所遊處嘆曰吾緣在是矣遂築室居焉因以夢名其溪所著有沈存中夢溪筆談

遺象靈異

凡職官去任之時立碑建祠旣功令所禁亦俗套可厭而君子所不取也若死後而立祠旣無威之可懾亦無利之可趨蓋公道在人心矣予邑近歲有賈蒼橋公國禎爲令愛民潔己美政不可縷舉方任一年拮据以死通邑爲之罷市鄰境聞之哀傷士民肖其像而祀之叩之則其應如响祈禱者雲集亦異事也考之于古開元天寶遺事云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于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

人皆畫元崇之眞神祠焉求之有福　又按玉堂閒話云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寺奠醊仁傑方朝是日有酒色天后素知仁傑不飲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

騪粟日抄云薛稜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前忽醉上怪問之稜對曰臣今日降日邳人或奠酬耳帝即遣使微訪果然　菽園雜記云蘇州陳信敏公鎰爲都御史巡撫

陜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民信愛之如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之不息也　人物考貴溪人徐九思令句容者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人爲繕部主政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後遷高州郡守即致政家居提學耿定向按部句容習知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思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思康强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

誕日設醮迎鑾於三茅祠下歲時詢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不藥曰有正命在寢皖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守祠道人夜夢九思朱衣數騎啓扉而入　此數則皆生祠之靈異者若嘉靖中山陰徐甫宰初令武平調宰程鄉兩縣爭奪之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所至輒有祠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斯則與蒼喬先生之靈感相符耳

樹蔭

樹木茂矣而家勢隆往往見之古人之書晉書高頗孩孺時家有柳高百尺許亭亭若車蓋里中老父曰當出貴人後頗至宰相封渤海公　蜀志先主宅東南角籬下有桑樹高丈餘遙遙童童若羽葆車蓋往來者皆怪其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于樹下曰我必乘此羽葆車蓋　齊書太祖宅在武進其宅南有桑樹高三丈橫出四枝如車蓋太祖方數歲遊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爲汝生也

唐田弘正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初庭湊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于路隅忽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庭湊寤而僕者以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庇比舍矣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

第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家庭有橘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隣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旺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耳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　因話錄云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者省中即有入相俗謂之音聲樹　朝野紀畧云長樂縣學西偏洪武初有古柳一株高二丈許忽榕子寄生其顛

歲月既久楷樹包柳諸生皆喜以爲登第之兆居三年陳廷試爲榜眼又三年馬鐸廷試爲狀元其領鄉薦中甲榜者難一二計訓導陳懿名其軒日瑞楷而爲之記　錢鏐里有大木幼戲其下及貴封爲衣錦將軍　昆陵志洪遵紹興間與弟适遵讀書外家沈氏自茅山攻屋墓有二松結毬盛蓋既而兄弟舉博學洪詞　栝異志云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庄也門側有井上有大棗樹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垂蔭一畝恭帝既遜棗遂枯死明道中枯枿復生復

生一枝長一丈餘蔚然可愛井水中如覆錦綉柴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五代之後柴氏自邢蔡號等州諸族被甄叙入官者二十餘人井泉之祥亦非空應　幕府燕閒錄云呂蒙正方應舉儉舍建隆館沿汴入洛鎖室而出自冬涉春而回啓戶枕之床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玉堂閒話云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障蔽之不欲人見期年之後漸漸滋茂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秘

藏不得衣冠士族之來觀者車馬不絕不久倪處巖廊居節制人以爲應三槐之兆亦甚異也　樓守晦云東陽梅山趙家祖坟一古栢樹忽一日雷震霹靂分栢枝爲兩一枝東向一枝西向後轉蔚茂若其年忽透一新枝其子孫必發科第

牛思黯之女

胡元瑞云琵琶記蔡爲牛壻絶無謂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爲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旣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紿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

直入即出牛氏居嘗玩好幰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敝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慟牛氏至知其賁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嫉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敝後官至秘書高則誠所謂牛相當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悉皆符合姓氏相異耳藝苑巵言引誠齋雜記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邀遊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

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其氏相同一至於此高氏或據此與弟僧孺之女則未知其爲人耳攷僧孺二子曰蔚曰藂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藂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蔡者恐誠齋雜記所載未必如玉泉子之實也據二說所記思黯之女俱可謂賢矣琵琶記牛氏夫人足以當之且徽前所娶李氏善書徽行卷多其筆跡則所謂趙氏能寫像演琵琶詞題詩亦彷彿似之但予閱山堂肆考又云唐牛僧孺長

女適苗恪文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鄧秘四人爲友壻則無所謂蔡生與鄧敞也獨敞後仕至秘書則秘敞或一字之訛耳又按唐闕史云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于將相是冬主文者將涖貢院謁于相門相大稱其辛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勵以須屆指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儐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佩高談極歡而罷無何將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與主文不

取第于甲乙自此蹭跌坎壈不復振舉旋丁家艱垂二十年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上第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迫敍敗于垂成之冬所償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然則思黯之第三女生子少年登第豈亦非賢淑者與　按牛蔚僧孺子歷條初政宣宗謂牛氏有子差慰人意牛叢爲諫官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牛徽僧孺孫典選杜請謁扶父病過蜀益稱孝子張濬伐太原引之不起濬果敗請聽李茂

貞討楊復恭果有功茂貞偃蹇請勿討果敗崔胤忌其正致仕歸樊川則僧孺之子若孫皆賢也哉　晁氏曰僞蜀牛嶠字延峯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有詩集三十卷　又按武宗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判太常卿王起下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者內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起東都留守牛僧孺女婿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勅賜

戸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惟收楊嚴一人餘
三人俱落下則奇章公又有源重之一婿又不止前
四友婿而巳也

義虎

虎之有義者屢見于野史今彙數則於此歐寶者後漢安福縣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寶以母所服衣覆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每月致鹿以助寶祭人以爲孝慈通乎神明焉法苑云鷙禽爲投案猶請命于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于歐氏　唐傳虎靈應錄云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人以爲異今長興有耶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

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于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于嫗前看之有竹籖在爪下嫗又曰莫要去耶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而去　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彝堅志云婺州根溪李媼子死媳嫁止餘一孫七八歲姥爲人家紡績使兒守舍至暮歸裹飯

哺之相與爲命方春時姥與兒偕里中數人擷茶一
虎躍出林間衆懼駭登木沉溪以避虎徑搏兒舉足
戲弄宛轉未食姥挺身直前對虎大慟具述生平孤
苦之狀且曰不如食我則兒猶可以爲香火主兒死
則我祀絕矣虎如有知乞垂慈憫虎聞言瞑目弭耳
若慚悔然疾走去兩人皆得免　墨客揮犀云武康
民朱泰事母甚孝常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
虎暴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棄於地驚竄入山泰
後安健如故鄉里號爲朱虎殘　太史陳善作拜虎

崗記曰包實夫瀘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于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至厚嶺忽一虎突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跪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啗吾肉殪于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于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晉賢縣西五十里　朝野記略云寧波徐一鵬冢

貧授徒海濱以方嚴見憚一夕感異夢覺而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一鵰視曰吾以父故夜馳歸有如觸虎牙則吾命矣何怖焉虎反曳尾避一鵰去歸而父果病已憒恇一鵰至則急蘇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項夢入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前其延爾一紀一鵰曰異哉兒之歸也寔道遇虎仰天而視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贊之矣　又

慱羅何孝子字新毋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遠邇

爭膊之發引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輀車屆道隨在輒晴既𦵏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視曰罪惡之人孤哀罔死盍早食我毋徒相怕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一二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而送之疾愈還墓所則虎又來逆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奮一黃犬每三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虎苑云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皆樵常日姊樵歸爨弟樵爨薪登毋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裾姊挐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毋誰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章登第調井研主簿還及峽間弟死捨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嚙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我語我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姊壻死于江今作寡死于虎獨吾一身存將縞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乃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章亦卒

乃知一念之善脫于虎口爲母故也

鴈臣鳩婦

凡秋來春去者鴈也雨逐雌而晴呼雌者鳩也洛陽伽藍記曰正光元年蠕蠕主來朝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凡北方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然而元君後亦避暑移蹕上都秋冬還燕京亦未嘗無鴈意　晉穆帝昇平四年匈奴劉衛辰遣降苻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此則可謂燕臣矣　宋書隱逸傳云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置道頭輒

爲行人所取人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皆其多少留錢取樵簪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輙自撐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則朱百年之妻豈不可謂之鴻婦乎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應稀臣身願作隨陽鴈一度秋來一度歸

聖祖一日携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此亦可比鴈臣矣　北史魏道武時其官名不[illegible]

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候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然皆倣此然則臣而謂之鴈何不可乎　元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言已心堅他人不可保也　洪武初慶王㰘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陽二十六年徙常州建文二年移寧夏　文皇令歲一至常州慶夏宣德初上言寧夏卑濕水泉甚惡乞仍居常州不許歲許一往來常州如　文皇

時此亦有鷹臣之意　墨莊漫錄云陳輔字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常訪建康楊驥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此乃可稱燕友

求賢之像求賢之夢

殷高宗恭默斯道夢上帝賚以良弼遂圖其像以旁求而果得傅說苑委餘編云夢寐求相人知高宗之傅說而不知文王之臧丈人其後如十八學士之圖凌煙閣功臣之圖皆所以誌其盛非眞有以見其求賢若渴之思也吾得二事焉宋狄靑字漢臣初遷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西戎及若下京師之人皆呼爲狄天使七遷涇原路副總管上欲見之詔令入朝

會冤遲邉俾圖其像以進上覩其儀表曰朕闕張也于是有敵萬人之稱明國子祭酒宋訥剛正威嚴
高皇待之極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閑之際嘗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命畫工寫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潛處廡檐間訥方公服危坐不語畫者亟圖以進明日朝罷上謂訥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此時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踣而碎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

知之上出像詰其故且笑而慰之賜茶若干斤云此二人一武臣一文臣皆賢人也不負二君圖像之意矣豈若金鑄范少伯巳去而始追思之絲繡平原君考占而徒憑弔之哉　後漢書云姜肱賢而有德桓帝使畫工圖其狀肱託感風疾臥幽闇中覆被韜面畫工竟不得見此乃欲求見其像而不可得又高出諸賢之上矣　北史柳䛒好讀書博覽萬卷仕隋文帝嘗撰法華玄宗上之太子煬帝嗣位䛒嘗入侍宴讌帝與妃后對酒或逢興會輙召䛒與共榻同席尤

恨不能夜召命工刻木爲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伏以像晉每月下飲輒令宮人置之坐相酬酢爲歡笑焉後從幸江都卒此又妃后同坐則待以狎客木偶拜舞則近于兒戲非禮賢之道也卒至君臣道盡其及宜矣　獨異志云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之在外藩者郎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　隋來護兒大破高智慧于浙江窮其餘黨帝命圖其像以進唐文宗畫王起像于便殿稱爲今之仲尼　龍城錄云唐明皇初登極夢一龍銜符

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死延而去夢回上召中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乃天遣龍致于樹即姚崇宋璟當為宰相兆矣上歎異之　通鑑開元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得之于盩厔迎至興慶宮是則夢與像皆妖妄矣　方鎮編年云錢鏐鎮吳越尊賢禮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淞江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俊厚福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見之嘆曰面

有銀光奇士也即時召見　宋史神宗朝馮京爲呂惠卿所排出知成都神宗思之召知樞密院京將至帝中夜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因賜京詔有渴想儀形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言所夢斯則以正人入夢猶庶幾焉　遼史張儉性端愨舉統和中進士第一聖宗獵雲中故事行在所至長吏當有所獻雲中守臣進曰聖駕辱臨臣境無他產惟僚張儉眞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之食人二口及是聞儉名悟而異之即召見詢時

務二十條自此頗遇特異　宋徽宗嘗夢道士立殿下問其姓名對曰郭化基何得一明日訪之兼獲以諸郡免丁帳求之得于臨江籍中二人皆新淦祥符觀道士得一適遇郢郡牂到闕下召對俾住太乙宮賜號沖妙大師補丹林郎遷右街鑒義將道官有仕于州縣者率擾于民得一力爲請于上一切罷之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見畢而出自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青牛而上至御駕前揚鞭呼萬歲帝亟駐車拔問道

人奏曰今日伏覩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而上

政和六年徐知常引林靈素入見帝覩其丰範如舊識曰卿昔仕乎昔曾面朕乎靈曰臣往年上朝玉帝瞻覩陛下天顏曾趨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乘青牛今青牛何在靈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眞達靈先生政和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

又丁老志濮之臨泉人嘗遇鍾離眞人授內丹要訣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

日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桑麻數百株盡是筆頭楞
櫟得一枝枝上有宛寬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
敦遣至京師而老志見上熟視曰頗記老臣否上亦
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讚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
恩禮尤渥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一日徽宗召入
禁禦宗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
宮俱有難臣行死不及見請用臣法鑄乾坤鑑各以
五色流蘇垂置于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
語曰儆一日思所以消變于未形者上兢受其說有

詔庞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靖康勝方之禍

二宮每寶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于正也夫黃帝夢

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而得風后夢人提千鈞之

弩驅羊萬羣而得力牧湯夢負鼎者而得伊尹伊尹即力

牧之　文王夢天帝賜汝望而果得太公望與高宗之

後

夢帝賚良弼皆所謂神與天通者也高唐而夢行雲

之女登天而夢黃頭之郎皆有邪心而形于夢寐不

足論矣若宋徽宗一夢而得林靈素一夢而得王老

志一夢而得郭化基何[illegible]同一一皆親見其形貌親聞其

名字此好道之至而夢與之遇其何足以救靖康蒙
塵之禍哉　宋濂之對高帝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
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矣
名賢錄云宋理宗夢神人言天下欲太平何不作
宰相異日以語學士趙汝騰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
友人贈之詩曰空形良弼夢只裁侍臣冠國當衰弱
即夢而不能自踐可慨也夫　南史侯景以太清元
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梁武帝以是
歲正月乙卯于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王慧識曰

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讖之及和至校景實以乙卯日定計而由是納之以至國破身亡此則所謂妖夢者已　宣和畫譜韓熙載多好聲妓專爲夜飲賓客雜糅歡呼狂逸不復拘制江南李主惜其才置而不問聲傳中外頗聞其荒縱然欲得見其樽俎燈燭閒觥籌交錯之態乃命待詔顧閎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故世有韓熙載夜宴圖此亦(尚)所謂求賢之像哉

諸物皆有鬼

搜神記云吳孫休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鵞埋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履屐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形狀當加厚賞而郎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鵞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想當候其眞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此鵞有鬼也　李肇國史補云裴中令爲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向

至桂林館爲羣烏所噪王積以石擊烏中腦而墜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積先行去戒逦遲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積所殺掠其財物委屍在竹林中兩日內王積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積至遂付推司篳楚伏法句日弘受到知擊烏之事乃是烏鬼報仇也則是烏亦有鬼也　西樵野記云隣人夏傑弘治中訪姻戚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鳴傑謂村家所遺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傑方怪

委之於野蹢躅于地復作鴨鳴而去　王行甫云越
鑑湖湖西一處爲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駕舟入者
夜常見鴨鳴拍其旁而極善藏捕之終不可得然在
前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密林險灘舟多覆沒土人
呼爲鴨鬼爲刑不戒昧者勿捕此鴨之鬼也
四友齋叢說云有闕翁者言其隣人有良馬牧於沙
湖塘失足墜水死後風雨陰晦之日嘗有一馬奔蹤
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覗輒不見　三水小牘云河
東裴光遠爲滑州滑南宰性甚貪殘尤好擊鞠雖九

夏蒸鬱亦不暫息詎一白馬駿健能馳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斃于廐塲之內又忤殺里長王表而奪其子大順辛亥裴遵疾逾月時若爲鬼所憑獨言曰王表來也少頃曰白馬來也仍自代表及馬語責之苦求不免數日而卒抱朴子云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睽車志云馬鬼名賜此馬之鬼也　南越志云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大千石以童男女〻一千人牽之既而人船俱墜於潭時時聞附船

有𩕳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神靈之至耳今名越王潭此牛之鬼也　小乘云唐開元中高都主犬名黃女爲婿奴所殺其魂忽于主前作其奴此犬之鬼也　稽神錄云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遂見草中一兎跳躍鷹亦自見卽奮往擊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韝行數十步復見兎走又不獲如是者三乃命芟草以求之得兎骨一具蓋兎之鬼也　異聞總錄云宣和中畫秀才如厠見白衣婦人而爲所魅教授責之且抑其所有曰但遺一

袷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踪跡焉一老圃日向者小童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令白衣而出豈其鬼與呼道士行法咒黑豆投于井怪乃絕不出此羊之鬼也　抱朴子云滕永叔常畜一獮猴鎖着林間犬忽齧殺永叔便令鎖埋之後百許日有見鬼者往見獮猴走上永叔承塵上不悟是鬼驚指曰獮猴何被傷血流斷鎖足乎永叔方悟乃知猴死亦有鬼也　南史梁武帝攻郢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明日城降

世降

西域記有婆羅門家巨富居側建立僧坊資用盡備或有衆僧往來請留供養其後設賞迎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忽見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近入僧坊備諸供養且以人乳煮粥進焉沙門纔一哜齒便卽置鉢旣吟長息婆羅門跪問曰大德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于是食訖復告曰吾向所嘆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

俯清溉而滌器或以澡濯或以盥沐豈乎今之純孔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怙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設像肅敬

筆記云古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人禀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　張端義貴耳錄云臨安中九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

術士皆聚焉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時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時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冲破方是貴人不見今日爲監司守帥闕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　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殖業良田畝値一金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

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彷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爲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値邇年以來有司狃于姑息所在習頑爲風舉向來膏腴之產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嘆也　修眞錄云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閏周輪減一寸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屆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于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虞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

滅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滅卽人自少至老精神銷損須臾不停亦復如是非年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爲人觀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　鐵圍山叢談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常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寖傷人今則

陷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野記曰郭守敬云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蓋能日運轉無已天地循移疇覺之哉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蓋古者子十四月而生兩歲而能言莊去上古未遠而已若此距今千載如其言當何所底止